

上坟

石悦

冷在三九

鲁北

快过年了，我去上坟。逃脱不了岁月的羁绊，年龄愈大，愈加想念仙去的父母。

我第一次上坟，是上爷爷的坟。那年我才5岁，从来没见过爷爷面，还不懂得父亲为什么死拉硬拽，硬要我和他一道，去老家的一堆隆起的土包包前，烧纸燃鞭，磕头作揖。

后来，上坟的次数多了，人也渐渐大了，慢慢晓得了，上坟是纪念祖先的一个传统，一次仪式，一代一代都有着这样的需求与经历。

再后来，思摸出：上坟，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先人，还是一次次感恩和寻根。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，陪伴之恩，呵护之恩；寻觅家族的生存之根，成长之根，希望之根。一本家谱，同心合著，来龙去脉，上下贯通。

小时候，我随父母去上坟，父亲一一告诉我，这里住着你爷爷奶奶，那里住着你外公外婆，我们身体里流着的就是他们的血液。

年长后，我领着儿孙去上坟，告诉他们，祖先死了，子子孙孙是祖先的宝库，存祖先的名字，记祖先的足迹，纳祖先的骨血，储祖先的故事。

时过境迁，城市的坟，集中起来成了墓群，昔日泥土的坟包，变成水泥石板垒砌的墓房。虽表情僵硬，没有泥土的香气，却改善了先人的住宿条件，挺好。

如今，我们去上坟，路近了。父母走了一生才到达的地方，我们只用了半个时辰。

父亲母亲的坟，落在近郊的公墓中。那是一片清幽静谧的墓场，一座座坟莹安静地卧着，一尊尊墓碑庄严地立着，大大小小，高高矮矮，一个挨着一个整齐排列着，洁白的花，翠绿的叶，点缀其间，清雅壮观，瑞气洋溢，映衬着逝者的安逸。

我捧着一盆白菊，揣着一瓶父亲爱喝的古井，同行的弟弟妹妹也分别带了鲜花、高香、蜜橘和苹果。虽然我们不能再烧纸放鞭了，但去祖宗住的地方，到父母歇息的场所，又是腊月黄天，我不想淡了阵式、冷了场景。

很快就来到父母的坟前。献花，点香，放贡品；肃立，静默，行目光礼。然后，我低下头，俯下身子，匍匐在地，磕头，作揖，请安，祈祷。在父母面前，膝下无黄金，心中有虔诚。

坟无声，我不语，心在泣。

活着的人同死了的人，在这里相遇，顷刻间，鲜花，冥纸，高香，贡品，化作缕缕思绪，牵动汨汨深情。

记忆，如丝如缕，如梦如幻。电脑屏幕上，有父亲佝偻的背影，有母亲辛劳的身影，有一大家子围在一起除夕夜守岁的快乐合影。一些挥之不散的生活片段，一些时而稀疏时而稠密的情感



梅花欢喜漫天雪（篆刻） 杨文军 作

细节，一些不足挂齿又刻骨铭心的家常琐碎……萤火般在我心灵深处闪烁。

坟的诞生，是家的一次疼痛。过去的激情，无法再冲动，心口战栗着难以言表的惊恐；泪水跨不过眼睑的栅栏，默默传递着冷。临终的父亲，到死也没闭上眼睛。将去的母亲，最后的叮嘱竟是我不要哭，说她已经没有力气为我擦干泪水。

上坟，仿佛是个洗心的地方，这里常有纯净的泪水和纯真的情感出入，一尘不染，亮晶晶。每个情节，每个细节，都在拷问人生，让人凝神思考，灵魂出窍。

生生死死，一世只为一缕烟；风风雨雨，一生不屈一角檐。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，淡定、宽容、善良、高德。日子再万箭穿心，也不忘爱心，不负良心。生，不给儿女操心；死，不让子孙伤心。

往事如烟，岁月作证。父母的恩情伴随我一生，不声不响，不离不弃。思绪，还挂着泪珠，发酵出苦涩；目光，仍啃着阳光，吞吐着叹息。无论时光怎样循环轮回，父母的坟一定会被我的心焐热，无损。

上坟，来去匆匆。爷爷奶奶的坟，明晰了老家的地标，成就了我的乡愁。父亲母亲的坟，浓稠了家的味道，缤纷着家的情愫。

阴阳两隔，总有一别。离别前，我再一次弯下腰，跪在地上，轻轻拨去躲在坟角的一棵杂草，细细擦拭刚刚沾上墓碑的一抹污迹，妥善整理好摆放的鲜花，接着起身，面朝墓碑久久伫立。然后，伸展双臂，扑向墓碑，在父母的名字上留一个深深地吻。

心若无尘，岁月生香。上坟，也是为情消肿、为爱止痛啊！转身，回望……年复一年，生生不息。

俗语说，热在三伏，冷在三九。

这些年，还真没有怎么冷过。办公室、家里、车里，都有暖气，想冷都冷不了。

小时候还真是冷，冰天雪地，背着小书包去上学，刺骨的寒风钻进脖子里，嗖一下凉到脚后跟。

那时候的雪也大。早上醒来，远远望去，厚厚的积雪，一岭一岭，像山。雪霁初晴，阳光照射下来，屋顶的积雪慢慢融化，雪水顺着屋檐一滴一滴落下，滴成一串串冰凌，挂在屋檐上，是小村的一道风景。

爷爷是最不怕冷的人。大雪下了一夜，推开门扉，满院子的雪，亮得有些刺眼。这时，天上还飘着零星的雪花。爷爷披上蓑衣，戴上棉帽，拿上鞭子，一侧身，冲出了家门。一条黄狗，也跟着蹿出来。爷爷个子矮小，身子单薄，只见他沿着记忆中的小路，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在雪地里。

苍茫大地，白雪皑皑。羊圈在村子西北角的空地上。一夜大雪，半个羊圈被埋在了雪中。爷爷是生产队里的放羊人。他蹬着没膝的积雪走到羊圈，脚已经麻木，手也失去了知觉。他用僵硬的双手，打开羊圈的门。饥饿中的羊群，争先恐后地跑出来。领头的依然是那只高大的公羊。羊群中，几只不安分的公羊，举起前蹄，扑向母羊。那时生产队里的饲草并不多，即使大雪纷飞，也得把羊赶出羊圈，让羊群啃一些不被大雪覆盖的枯草。羊吃贱草，它们喜欢边走边吃，在走走停停中吃饱肚子。

羊在雪地里，低着头，疯了一样四散而去，爷爷不时地招呼它们，用鞭子抽打它们。它们似乎和爷爷作对，跑得四分五裂。雪地里的爷爷有些踉踉跄跄，凛冽的风，把爷爷的蓑衣吹起来，似乎要吹到天上去。大地一片苍茫，爷爷赶着羊，像走在白云上。

傍晚，爷爷回来了，他花白的胡须和眉毛上沾着一些零星的冰霜。

这时，奶奶把熬好的南瓜黏粥盛进碗里，把切好的咸菜和馏热了的干粮端到桌子上。爷爷顾不上吃饭，侧身拿过方桌上的酒，倒上半茶碗，一仰脖，灌进肚子里，抿一下嘴，万分惬意。然后，他坐下来，抓起干粮，大口咀嚼起来，接着，喝一口黏粥，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。奶奶在一边轻轻地说：慢点吃、慢点吃。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家家户户不富裕，爷爷家里更穷。据父亲说，小时候，无论冬夏，一家人都是在用苇篾编成的席上睡觉，夏天自然无所谓，冬天就不一样了，凉得很。但不睡席子睡什么呢，总不能睡在土炕上吧。很多时候，躺在炕上许久，身子暖和不过来。再说，一床被子盖好几十年，都板结了，也不暖和了。

父亲也不怕冷。他说，闲冷、闲冷，闲着就冷。父亲闲不住。

冬季里，大雪封门，父亲在家里干些木工活，做些马扎子、小凳子什么的，拿到集市上卖，换些零钱补贴家用。做这些小玩意儿需要把大木料解成小木料。解木料是力气活，一锯一锯地锯下去，不一会儿工夫周身就冒了汗。

1980年代初，我们家养着一匹枣红马。过冬时，没有了鲜草，要喂它谷秸草，也就是谷子的秸秆。铡谷秸草也是力气活。周末，我不去学校教书，主要的营生就是铡谷秸草。往往是，父亲续草，我按铡刀，轻轻提起来，用力按下去，整整一个上午，不喝水，就不会停歇下来。而且，吃了午饭，还要继续。一天下来，我总是汗流浹背，腿酸腰疼。

前些年，在农村相女婿时，看看女婿体力如何，就让他铡谷秸草。过了这一关，说明小伙子有力气。有力气，就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，能把家庭重担扛起来。

那时候，穿的棉衣里不是当年碾出的棉花糁子，而是多年的压板了的套子，不暖和，死沉。三九天里，一双小手冻得像发面馍馍，脸上结满了冻疮，风一吹，生疼。

想起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《鞭打芦花》，属于二十四孝之一，主要讲述在春秋末期，孔子的弟子闵子骞十岁丧母，其父再娶，常受继母李氏虐待，却怀“忠恕”之心，矢口不讲。一次，子骞及二弟随父坐牛车出门探亲，行至萧国一山村旁，风雪突起，车上的二弟喜眉笑眼，子骞则冻得瑟瑟发抖。其父见状，怒用鞭打，霎时子骞的袄烂而芦花纷飞，鲁父始明真相，决定休了李氏。但闵子骞尽力劝说，双膝跪地以情动父：“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。留下高堂母，全家得团圆……”继母深受感动，遂对三个儿子一般看待，后人把这一故事称为“单衣顺亲”或“鞭打芦花”。

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顺河看柳，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，九九八十一，家里做饭坡里吃。”熬过这八十一天，就春暖花开了。这大自然也神奇，就这样轮回，轮回了不知多少个轮回，草木还在，人却化为了尘土。

忽然想起白居易的诗句：“小酌酒巡销永夜，大开口笑送残年。”

不经意，人生到了暮年。

一个雪夜，我温了一壶浊酒，慢慢喝起来。恍惚中，看到了对面坐着的李白、杜甫、苏轼，抑或陆游。我禁不住仰天大笑起来。

